



古序翼

五

仁正
1438
子



12

古序翼卷五

王堂集

北筑 龜井昱元鳳甫著

小雅鹿鳴

辨說云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翼曰古人之言簡而如隱是序幾悉又無隱乎爾小序之體宜若是而備焉旁漢博引言及于數序未之有也歌之鄉黨肄之大學乃擴之用者亦猶閔賈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之比提其要以示其方何謂未盡又何必用盡乎且夫二南朱子唯從辭而釋之不論其用則人將反以其言責之朱子無乃自取悔

王堂集

王堂集

龜井昱元鳳甫著

焉乎。孔子曰：可以興，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奚為？言各有所當，不可謂前言未盡，後言之義也。夫古序之於詩也，決之以泉源，授之以一端，至其窮流之遠，通彙之弘，乃存諸其人，道而弗牽，開而不達，才有賢否，賢有小大，要使其由誠盡材也。已鄒忠胤云：燕饗異饗，重燕輕饗，立成不坐，獻依命數。燕脫履升坐，無算爵。朱熹曰：燕饗賓客之詩，誤矣。

○四牡

辨說云：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翼曰：昔晉侯饗叔孫穆子，歌及四牡，穆子拜曰：四牡

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勤乃巧也，章乃知也，拜乃說也。古書不期而冥合，有如是者焉。集傳之言君臣之體，可謂順矣。然累數十句而後備矣。序唯一言八字，八字唯功知說三字，而其自然之符與國語相鏘鳴，是故詳以索之，語則不踈，古以奢之義，則不鄙。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踈哉鄙哉。

○皇々者華

辨說云：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翼曰：送之以禮樂，唯古君子而有是言也。詩之華，非

光華故序殊矣義此其所以為洵美也。凱風云有子
七人莫慰母心其序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文正相悖語不相接然而七子之莫慰云爾即所
以能慰之凡自以為慰之者未有能慰之者也其唯
莫慰而後可以慰爾故莫慰云乃慰云義正相抱勢
不相離序之真與攻繳也如此則光華之義亦豈無
當而古人言之皇者華于彼原隰以比大臣出使
寵名焜耀之盛故序登其義曰言遠而有光華也光
以釋皇華以釋華遠以釋原隰一言登揮郢斤生風
六詩之義不可以他求以是也夫周之始興聖天子

在上王人賢明官無非其人而其出使者皆才能之
選其榮甚盛矣况天子以禮樂送之王靈天威被諸
其躬所過大邦大都莫不望其服物采飾而欣豔之
所至百辟群后莫不仰其文命慈和而嘉賴之入有
郊勞出有贈餞舍則官正蒞事上卿監之此其為蕃
榮光華遠而滋益明者也亦唯春木華萼之發輝原
隰煌々人望而咏賞之特可以為之比焉耳雖古人
取譬之妙誰其切此抑微序者實鼓吹之又何以使
人至贊嘆起舞不自知乎不然朱子喀々之辨其何
臭味之有嗚呼聖人戒之以休之意沒矣所謂休者

車服班爵令聞嘉譽是謂也。天子之於使臣，掄以其才，旌以其章，而任之以大命，休孰盛焉。於是乎比諸春原之華，以餞之。雖陳王寵之豐，以壯行色，亦有以責其所以對揚天子丕顯之休，是謂戒之以休。采薇之遣戍役，亦其一揆也。若夫以詩論之，則是詩役夫自道之詩也。朱子所謂忠厚，何在。

○常棣

辨說云：序得之，但隸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
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
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
詩恐亦非是

翼曰魚麗之序說出於後何矛盾之有春秋內傳之
說杜說為優矣豈有內外傳一富辰之言而顛越鉅
錡乎且左氏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有
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可以觀內外之不差
矣康成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予曰古之為詩

者或自作詩或講治古詩乃知作詩之不必自作也
既廢而復之故曰召穆公作

伐木

天保

辨說云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翼曰序不朋言其用朱子為之蓋欲然朱子曰君以
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安成劉氏申之曰五詩所道非一事所歌非一時所
宴非一臣而臣之答之則唯此詩也其言極明白談
上世者而猶目擊之抑亦善之無徵者我未之信序

不舉其所用古書亦無其證晚世之人難以臆度焉
穆叔曰文王大刑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夫文王之
三皆贊周家仁聖所以承天休也于兩君相見之禮
既無干涉而用以昭令德以合好焉乃古之用詩亦
取其節不以辭而已天保之用我是以疑焉故無誓
之說而可據雖則蒺藜何傷之有然則天保何詩曰
臣報其君之善頌善禱也序說止是而曰君歌鹿鳴
則臣賦天保君賦伐木則臣歌天保以是為禮經典
常斯未可必也已矣

采薇

辨說云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翼曰牧野戎衣之後華復蠻貊無不懷服雖有淮夷
頑民之蠢亦莫我敢承宜若暮年戍然乃知其為無
文王至詳至確無以容喙焉文王殷之侯伯也雅天
子之樂也文王豈得而私之子子復云殷王帝乙之
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
得專征伐雖然征伐天子之事也文王又豈得而專
之乎其以天子之命命之也必矣是故采薇出車杖
杜之為雅非僭也頌也若使文王介帝乙之命檀征
伐之權歌王者之詩以涵命迫天子則漢儒之見已

其惡在文王之為文乎周公之於三類立法至嚴序
者於是乎最竭其心思矣蓋文王之詩以為雅則殷
侯伯也以為風則周先王也故采薇三篇繫之天子
之命周南召南繫之后妃二伯其所以定風雅之體
昭王侯之分實有聖裁存焉非若後世浮淺六義混
并之比故謂篤論君子為古詩者無寧以古義為師
而師人之臆乎

○出車

辨說云同上詩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翼曰昔齊景公沛之狩虞人見皮冠以死不敢應

招君子躋之。我雖不敏，篤信好古，獎頌不愆。雖朱子有言，未見其明徵，亦不敢忘初易守。庶乎從虞人之節，以為先哲禦侮之臣矣。

○林杜

辨說云同上

○魚麗

辨說云：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翼曰：朱子云，常棣之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所謂時世之失也。抑古人之言不若是梗也。鹿鳴以下，明是

武王以後作也。采薇以下，明是文王詩也。合而論之，故稱文武，而其終於逸樂者，非文王之事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平水土而不服農，棄乃千載之外，遠孫受命而成文，如是此類，古文弘多，皆展其大體，而其少差池，乃不必梗。所謂次第之失，古人以詩成什，逸詩乃合而記之。已且於六月，舊次可見。庸何傷乎？若由庚崇丘由儀，存諸其舊次，而記其心，煩甚合之者，從省也。

○南陔

辨說云：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

本篇

翼曰朱子以為笙詩有聲無詞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琴操有徒存其譜而詞曲可歌者又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今止之耳其論頗審然以余觀之不能無疑滯何則既謂之詩烏有無詞乎若夫無詞又何以列諸詩乎且所謂笙也樂也奏也未足以定其無詞焉故余乃疑而存之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曰管而不曰歌則若無詞然而左氏宋公賦新宮則其有詞必矣陶生曰呂祖謙云笙詩有聲無詞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

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笙相和而歌乎嚴粲云樂以人聲與為主入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絲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止其辭則唯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果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可謂笙詩矣

白華

辨說云同上此序尤無理

翼曰朱子何以知其無理既有其名豈無其義無徵而可以成言何僭人妄者之有或云小雅而二白華

是或無詞曰是何足哉其正寔之別乎或云止詩唯首句已乃下文之出於後人是或無疑曰噫毋止詩之止其在仲尼刪定之前乎此不可知

○萃黍

辨說云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止其辭者乃本無也

翼曰樂正雅雉各得其正仲尼尚且難之勞之而朱子泝論上世歌樂剖決直斷無所還忌我恐其被僭妄名抑軼詩六皆曰笙之朱子之言猶信也歟吁詩而無詞亦不可解是我所以疑也

○南有嘉魚

辨說云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翼曰朱子依儀禮以魚鹿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為燕饗通用之樂咸磔裂古序曰不明其用噫斯亦不深念耳以鹿鳴之三類之是三詩亦推其用者也詩之為用大都如此不然閔睢葛覃卷耳鵲巢非后妃夫人之詩鄉樂已騶虞非鵲巢之應采蘋采芣非夫人命婦之詩射節已噫詩不可以辭庸鑿也如是故朱子亦嘗疑之矣今朱子屢見儀禮乃欲以概其用不

亦銳乎。若然鹿鳴之三亦去君臣遺勞之義。概以為鄉飲酒之樂可也。抑夫三篇以別有春秋傳之徵。則朱子不能全概諸儀禮焉。魚麗三詩以不載他書。則朱子斷然獨以儀禮概之。以滅序說。是已粗矣。暴矣。噫。又惡知是三詩之作以是。而其用於彼。與鹿鳴之三同物也邪。古之詩而古之人言之。古之義盡矣。而說以邇身遠。超古難也。夫楊升庵有言曰。六經之奧。辟之京師富麗也。談京師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辟雲貴之人坐談。

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此言雖頗過激。我於朱子辨說。予取之矣。或問以儀禮考之。四牡皇者。華其辭。不與燕飲類。故朱子曰。本為使臣而作。後乃移以他用。魚麗嘉魚。其辭類矣。故曰饗宴之樂。猶在小雅。故曰上下通用。是論不亦善乎。對曰。雖善。無徵。無徵之謂私言。私言不可以施諸士大夫也。四牡皇華之於鄉射。其果移而用之。魚麗嘉魚。奚獨不然。辭有類否。其所取者。或全或偏。若必以辭則鹿鳴與嘉魚正同。何朱子之言之。一聚一散。紛紜不定。予以是觀之。古序新說。周疏高庠。天下有公論矣。且雖曰。

上下通用。雅者天子之聲也。以天子之聲用之，鄉射自上推而逮下者也。今不察其所以推逮，而汎然謂之燕饗通用，是以王朝之詩混諸兆民也。三類于是乎擾矣。或問安成劉氏有言：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之所以分也。奚若對曰：是劉氏之臆也。凡臆之類，我不知也。古之用詩廣矣，不局矣。小雅之逮鄉人，豈無大雅之逮諸侯乎？叔孫穆子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夫人生于藐晚世，欲拾秦燹餘策，以概詩之用，烏得觀其全者？烏必

也。剗心滌意，好古而自致者也。朱子曰：太平之君子，此何謂歟？噫，亦強辨已。詩有君子，故冒以太平。以言君子，昭代之樂，其惟存焉。嗚呼，酌夫酒，將夫殽，底其至誠，以與賢者共之，斯不亦君子昭代之樂乎？且魚麗由庚，太平之事也。故繼之以太平君子。猶大雅之既醉，太平鳧鷖，繼之以太平君子也。古序之文，一言一義，無不朝徹。是以太平也。至誠也。賢者也。詩三不言而興，觀旁通。唯自此矣。學者若觀此詩於斯義，理芻豢淵泉，不涸，欲無興焉，其惡可已乎。

○南山有臺

辨說云序首句誤詳本篇見

翼曰首句何誤之有朱子以鄭說視小序淪胥不能出于頰乃却詠古義人之無信害哉朱子據儀禮以為燕饗通用之樂而其實天子之雅而施諸燕禮鄉飲酒者也朱子嘗云詩使有感發人意今讀之無所感發者諸儒殺了死着詩人興起之意故也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是說才如是說便局一詩之意予曰康成之說殊僻澁矣朱子室於怒邑於色亦為不善讀也序言昭揭標詩大貫贊乎鼓之軒乎舞之讀者尚且無所感發其罪有所在

矣夫山嶽配天民物所仰以比天子臺萊柔楊山之材也以此賢才夫山之所以為山者以有材故而材之成材山氣殖之也以此天子翕賢才而敷施之則賢才浴上恩而翼亮之於是乎天子樂易恭己正南面不降玉牀而為天子樹盤石之基德化日遠邦家以光民是以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億兆之歡欣嘉祝同叢于厥身雖欲辭黃考萬壽其將焉往乎嗚呼其唯魚為而基家光邦有父母之愛於民者非濟以多士奔走朝夕咸亮天功何以能樂焉乎上聖垂拱之化於是可觀焉仁賢輔弼之懿於是可窺焉而

民之謳歌于德與天之賚祥積善亦於是可以省且
畏焉於乎周公之所以啓佑後人咸正無缺真懇周
至萬彙不遺非天下至德何以至是其嘗作無逸言
切摯矣而是詩也唯樂是頌以成豈弟豈非為以詩
諷咏之辭以是疏瀹感堯王心而開導之也邪抑猶
且善人是富而後樂可庶幾則君子太平之樂獲之
其亦難哉不難其難無安其易既以媮揚之又以策
厲之周公之才之美至矣哉昔申叔時語士亶傳太
子之道曰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申
公楚賢大夫仲尼所稱其知周公之志矣未知朱子
則深遠矣

○由庚

辨說云見南陔

○崇丘

辨說云見上

○由儀

辨說云見上

翼曰康成之說云遭戰國及秦之世而止之其義則
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愚按審如是序之傳也尚矣

豈此東漢衛宏乎。抑不知笙詩之止。孔子之時既已
軼之歟。說者皆斷而曰。戰國秦燹之間止之。此亦信
臆之尤者也。

○蓼蕭

辨說云。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
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此野有蔓草。同噫說。淺安
類如此云。

翼曰。夫蕭者卉之微者也。通篇皆以蕭取比。可見王
者凱澤之遠。率土之人無不沾濡焉。故曰澤及四海。
言德施普也。周家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爾不忘。

遠至是王道文明。萬物發育。玉燭韶光。天地一和於
是。萬方君大夫朝聘京師者。莫不欣欣歡釋而謳歌
上恩。斯蓼蕭之所以作也。義如是。可謂高暢矣。朱子
乃噫曰。淺且安。言何為臨。噫。矣。噫。朱子何徵而
為燕諸侯之詩哉。昔以孔子之聖。杞宋雖存。文獻不
足。則不敢徵。而况朱子當禮樂泯滅。時世變絕之日。
又何文獻之徵。率天下而徇以斯說。不始不知而安
作者乎。唯詩不可以辭概其用。誦四牡皇華。文王大
明。騶虞采芣。可以知也。是以蓼蕭之義可言。至其用
闕疑而可矣。朱子則不然。以蓼蕭為初燕歌之。湛露

為飲終歌之善之無徵人各有心何底止之有謂未
寂天子所以答魚藻則謂湛露天子所以答蓼蕭謂
菁々者莪諸侯所以答彤弓而可矣嗚呼樂止而論
其用於千載外斯已斗膽也或乃有辭如可據亦庸
知其非范之冠蟬之綏未始有相干也乎是以仲尼
有闕疑之訓君子胡不愷々爾

○湛露

翼曰齊武子云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

報宴此古序之缺古書符節者其用可得而言焉

○彤弓

翼曰予既已草此編六月二十三日寢于書窓下夢
中論彤弓之序高簡大不缺集傳正覺而奇之急抽
而檢之果然高簡集傳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
以弓矢之樂歌也雖加父數字而古序殊深潤矣不
言所錫而彤弓可知不稱宴樂而經文可推所謂高
簡也

○菁々者莪

辨說云此序全失詩意

材也。取于莪
以為此者。義
大保合。是以
古人之言不

翼曰古比興之義深闕非漫漶取之也夫莪之著殖于中阿中沚膏壤滋潤之養實有協土宜而然者以此君子之育英才其道大順人莫不作也。寔雅云。蓼者莪匪莪伊蒿。以此父母生我期以美材。今乃不可不察。朱子白鹿洞賦曰樂著莪之長育猶執古義。

六月

辨說云首句得之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此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

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

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翼曰甚哉朱子之誅序乎毛詩以篇為什無詞者舍之合而誌其題簡矣故魚麗不次之杖杜而為次若由庚崇丘由儀賓之本第而每詩記其止煩甚合而付之南山有臺之下耳而本第之次六月載之則古叙不泯也我未知毛詩之什毛公所移歟將仲尼所定歟康成之誤豈足以紊古序乎篤論之人其循咀之

采芑

○車改

○吉日

辨說云。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翼曰。吉日比前三篇。事頗小矣。故殊加美字。因叙其大意。慎微接下。首章卒章是也。自盡奉上。二章三章是也。所謂本意。美田二字盡矣。慎微以下。其大旨也。辟之支體。與衣裳行步。雖健。豈能保而周施也乎。若夫以辭論之。則吉日之詩。何以徵宣王之宣矣。何朱子之說為飄風也。

○鴻雁

辨說云。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翼曰。柳下惠覆巢。邈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何也。積之於素雅之久。人皆信其行故也。古序之義。正大明。賓盡詩之蹟。入詩之奧。大非後儒之所及。我信之也。久而砥矣。是以序之時世。亦知其正大。明賓依然也。郝敬云。小雅自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襍入其中。朱熹改為流民自作。誤矣。

○庭燎

朱傳無味

翼曰。君子至止。言天子臨朝之早。美之所以箴之也。

本篇論之審矣。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箴說，此蓋以康成之說讀序也。康成僻矣。朱子註蓼蕭曰：美之所以警戒之。朱子之於詩，唯辭之說，猶或有斯言。劉氏何不疑之蓼蕭而詰之庭燎，嗚呼！序之尊於天下千載矣。朱子蔑之，而後輒生庸士，皆以玷毀之為力，痛哉！唯劉氏引列女傳以証庭燎之為宣王善矣。

○沔水

朱傳無味

○鶴鳴

若在鄭風朱子以為淫詩

○祈父

○白駒

翼曰：朱子嘗云：宣王之始，任賢使能，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小人乘間觀新父，則司馬非其人，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以是觀之，朱子素尚古序矣。惜也！晚年疑心一生，乃至於暴矣。老將知耄及之不獨趙孟之謂也。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辨說云家父見本篇

翼曰集傳引春秋曰桓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太氏序之時世皆不足信劉瑾申之曰隱公七年尹氏卒桓公八年家父來聘思此詩之尹氏家父也安哉二子之言乎古今同名字謚號者甚多况曰氏曰父率其家通稱世襲湯有扈大戊有臣扈正臣義曰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雲漢仍叔美宣王而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板凡伯刺厲王瞻印凡伯刺幽王而隱七年凡伯來聘名号之

同何世無之而二子以是詩家父與春秋家父混合因以誣序何其誕矣果然東遷之後亦有雅乎王風之既列侯國或乃有突然入雅者乎詩止然後春秋作亦不足信乎人之不信古固適撐柱而不自覺悟蔽亦甚矣且也是詩全篇刺尹氏乃所以風王也故末章之究王誦不怪其突如其來如朱子以有末章亦為刺王若無之乃曰此刺尹氏非刺王也追句求文以為詩說者何以望古序之末塵乎乃知民勞及板非獨同列相責之詩矣

正月

○十月之交

翼曰厲王無小雅康成妄揣其臆以無稽之說紊亂古序乃曰毛公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我不知其何故且惟是詩及下篇粗載其說小旻小宛間然不論其為厲懸空鑿虛以獨古傳笈笏茫昧莫甚焉

○雨無正

辨說云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翼曰凡序之釋題名之義者其言皆迂譎可疑焉故予咸論而闕如以俟後君子諸如此類非後人之末造則註文之攙入也已不然序豈有茲拙文僻義干

詩風馬無涉者哉說審於般讀者並考而可韓詩詩說皆有兩無其極毛詩或其脫乎

○小旻

○小宛

辨說云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翼曰節南山之責尹氏民勞之同位相讓皆所以風刺天子也則小宛之女愛恤儆亦其類也風刺之道或遠或近或激或舒歸于哀時命憂君上為已矣夫雅者天子之歌也言不主時王何以人臣而私作之

乎康成之箋。軸解離奇。大遜朱子。朱子之傳。圓活率
泊。好則好矣。而未若古序之明于體矣。學者其廣深
察之。

○小弁

辨說云。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
其的為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
據。

翼曰。集傳既已依準舊說。而又何為出此言也。無乃
今者之身毀前者之盾乎。雖曰明白為放子作。詩文
唯三章可據。而亦不可必焉。以為讒逐之臣慕家可

矣。況在他章何辭之足依。特孟子一言。此朱子所徵
以無疑也。且謂之放子。而不屬之王家。乃又失體矣。
柏舟之共姜。大東之譚大夫。朱子皆以有傳。而以此
貶斥。一與一奪。權豪罔極。我亦大不知其所據。雨鳴
呼騁犬戎。殺幽王者。宜曰之母家也。宜曰得曰不與
乎。宜曰既立。而無討于申。又且戍之。雖曰不與。猶與
宜曰可謂不能事其親矣。然則小弁之作。出于宜曰
之傳云爾者。古之傳乎。古之傳也。

○巧言

翼曰。申公詩說。以巧言之卒章。為何人斯之首章。以

其有彼何人斯字也。非無倫理。而左傳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公使歌之。遂誦之。以是觀之。魯詩之誤。可知。此亦毛詩之所以賢於三家。不可不知。

何人斯

辨說云。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蘓成公作筮。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筮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

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

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
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翼曰序之傳也蓋久矣而其為文於作者之手其
編者之辭其將在孔子刪定之時其七十子之徒承
師以記之其師言相授至毛氏而筆之其而非作故
訓傳者所能作也必矣唯其傳授久于上堙鬱遠于
下不無黷蝕駸駸之憂而綜其竇孔門遺言而秦漢
之際蓋無其人微是無以窺古之所以為六詩者焉
康成之學浹洽精覆拙於釋義故於詩實無所解雖
尚古序不知所以尚之朱子以康成視古序亦未嘗

知古序之上也。古序之極蕩至是而極矣。其作辨說
攻擊黜斥靡有餘力。或乃訐之曰牽合史傳以構說
或乃詢之曰依託名謚以妄言。夫然故至如是序不
能無大疑惑焉。嗚呼史傳之不可牽合名謚之不可
依託序者何所於抱而抉出是說乎。何朱子之誣人
終無已乎。且填篋云云舉正義之文耳。

○巷伯

○谷風

翼曰若在鄭風朱子其謂之何。

○蓼莪

○大東

辨說云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恐或有傳耳。

翼曰序之有傳三百皆然何必是乎。朱子若推茲心
以弘其信可無訛焉。惜也不能克其自是之心而遂
父殺古文微很先哲以取忿類輕佻之名。

○四月

翼曰朱子云遭亂自傷之詩小序乃云刺幽王其明
晦可知矣。序以自傷成解者惟許穆夫人之於載馳
是已。它莊姜之傷已外是乃無婦無公事故文亦然
義之深淺疎密不可以莫之辨也。

○北山

翼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朱子曰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忠厚全篇無斥王之辭朱子胡不曰詩人刺執政若果不然小宛民坊之不斥王獨非忠厚乎朱子蓋居一於斯

○無將大車

辨說云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翼曰荀子大略篇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唯是一語亦足以印證古序也朱子特照前後篇而造其說固無稽也至曰不知興體則我滋

不信也。不知其能識之者誰居何楷云朱熹以為行役勞苦而憂思之詩則謂此詩真是將大車者所作殊可笑也

○小邶

○鼓鐘

辨說云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翼曰朱子謂小序衛敬仲實作之東漢書云衛宏作毛詩序若以是為小序敬仲祖述毛傳者是詩毛傳至審敬仲何疑而不質朱子既以小序為衛宏作

又曰序者不敢質其言先言後言暴慢無懶此謂罵人者所以罵於人也

楚茨

辨說云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翼曰詞氣和平稱述詳雅此則然矣正雅之篇錯脫在此我則不信夫多有是說而後奇新鋒生正豪混
舛先聖遺策蠹々剝蝕瞽亂蠹午無所適歸我甚惡之在子貢傳雀鳴隰柔白駒瓠葉豳風斯干鴻雁采菽魚藻皆編諸周公正雅而出車采薇降在宣王小正續苟不質於古剗剔鋪張以逞其臆頰舌之咸胡可壹乎夫君子既篤乎古申之以信後世猶有聰明亂奮者而示之以專其蔽可勝言乎况朱子賓有未盡者而屬之畿內諸侯不亦迂乎荀子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是曰傷今而思古國風亦有之而荀卿特于小雅癸之者正言楚茨大田諸篇魚藻采菽

等也。確、無疑矣。甚哉古序之與古書合乎。譬如天經地緯，理有所一貫，故先哲之言雖遠也符矣。君子其可不畏敬乎。且所謂其言有文焉，乃言和平詳雅，精深宏博，不露怨刺之端，其聲有哀焉，蓋咏歌之聲，含沈哀抑鬱之思乎。今其聲絕矣，無以見詩之全也。所見唯其辭，而遽欲變千載定什，亦僭矣。夫荀子雖以性惡黜于宋，古之深于詩而能繼孟者，舍荀而誰與。我考之荀卿與古序大義炳煥，如合圭璋，其又何疑矣。孔叢子載仲尼論詩之語，其詩乃柏舟也，淇澳也，考槃也，木瓜也，緇衣也，鷄鳴也，伐檀也，蟋蟀也。

下泉也，七月也，東山也，狼跋也，鹿鳴也，彤弓也，無羊也，節南山也，蓼莪也，四月也，裳、者華也，采芣也，凡二十篇，而其三篇為陳古之詩，故鷄鳴曰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裳、者華曰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采芣曰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而他十七篇，乃不稱古。夫以仲尼論之，柏舟以下無非古者，然唯序所謂陳古者而特稱古君子，稱古賢者，稱古明王，是亦序之不期而會者也。我少小好風雅，尚古序，以驗古書其自然妙合，有如此者，焉乃知裳、者華采芣之陳古，傷今照、斤、矣，且其次序與毛詩正同。

則其詩之為寔雅亦照之矣。民語所謂活龍活見事已明斷者也。從朱子之說則賊仲尼之聖言。殘孔叢之詩叙。而剽擊荀卿之正論。然後可以從是矣。從古序之義則仲尼之聖言以是愈明。孔叢之詩叙以是愈正。而荀卿之正論以是愈微矣。古不可蔑言不可苟。不求其故而欲以致千載日至。妄也。逆也。學者將洒濯其心而不使妄與逆加乎其身。如之何。他人之不衷乎蘓子由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信南山

辨說云。曾孫古主祭者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翼曰。以曾孫專為成王者。非古義也。序未始有是言。爾抑是詩所謂曾孫者。不繼禹甸。正疆理者乎。噫。周王而當之者。非文之孫武之子。而誰居。朱子略於省己。而急於責人。君子之設心。不宜如是焉。爾。

○甫田

辨說云。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翼曰。朱子於序混然如蒙耳。而是說殊迂戾矣。大誣。

古人大暴古義使後覺生惑於格言明義者此朱子也岡生云夫茨梁坻京千倉萬箱豈公卿之富所有乎哉朱熹誤矣

○大田

辨說云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翼曰是序高簡獨絕非前古之筆不能若是殊尤特拔也何則全篇之言非一而於寡不能自存其一事已摘一事而蔽之簡甚且詩之言於寡能自存之謂也而反言以發傷今之意奇甚後人偏東議論拘碎烏知詩有此妙門乎荀卿曰善為詩者不說也哉斯

言乎朱子以是為不足盡是詩亦其刻露巉切之見去古色遠矣子曰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此言專以先祖匪人一句生說大田之序可誹也則仲尼之言亦誹而可矣序與仲尼同誹何感之有嗚呼人有仲尼而誹之者序於何有乎

○瞻彼洛矣

辨說云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翼曰幽王之於諸侯甚慢也故陳古者天子恩禮之盛公侯福應之大三章而五君子所以華之也詩人

之深於風其如是乎。夫福祿保邦賞慶之至也。六師于征威罰之極也。序說之燭破大義確切而悉矣。朱子以君子為天子。別構新意。亦莫之勝。乃其所釀酢應答之說。已古語云。功不十。毋古。况未有尺寸之長。而千載之傳。一朝過之。暴哉。

○裳者華

辨說云。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翼曰。仲尼讀是詩曰。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聖言古序。萬年不腐。朱子有於內形於外之言。恍惚乎似拾藩矣。

○桑扈

辨說云。此序只用彼交匪傲一句生說。

翼曰。朱子吹毛求創。必陷之罪。以為快。酷哉。不鑿無以惡於智。我疾其鑿者也。是序所謂禮文也者。釋桑扈之所以為比也。豈末章是為桑扈之比。以言古君子之禮文。所以刺今之無是也。序錯綜成義。文孤而旨優矣。

○鴛鴦

辨說云。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翼曰。朱子之興。蚩淺無味。唯挾一則字。不物事類之。

合否皆通為興。天下豈有是理乎。鴛鴦乘馬之說非序何以成義。本篇論之悉矣。

○頌弁

辨說云。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止。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耆。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翼曰。幽王播棄骨肉。上澤不降。故設作同族燕好之詩。以風焉。曰豈伊異人。曰死喪無日。悽惋之意也。且逝者其耆。少壯幾時。嘉時之語也。死喪無日。無幾相

見衰世之情也。朱子混而壹之。豈不知其辭之強乎。唯欲其上下十篇為正雅脫簡。故騎虎之勢。盖有所必至。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是言過激甚。非嘉時之語。乃刺昭公以設作之也。朱子之謬。不翅頌弁。郝敬云。亡國之慘。千古一轍。長歌可以代泣。其頌弁之謂乎。朱熹以為燕兄弟親戚之詩。末章詞旨哀傷。果可與伐木行葺例觀否。邪。且如彼雨雪二句。當作何解。比老至則將死之徵。可謂牽強矣。

○車牽

辨說云。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翼曰車牽全是衰世之意序明徹矣若朱子之說青
衿孺子猶且見其淺劣將謂古人何不意朱子而有
是漁認不明之說楊慎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聚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新婚安得有燕邪此序說所以不
可輕變也

○青蠅

○賓之初筵

辨說云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翼曰韓氏序云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若是直衛風已
何以為小雅矣古序之嚴於三類甚矣既曰刺時又

何
曰既入皆昭此詩之所以為雅也韓義雖通將如體

○魚藻

辨說云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翼曰朱子云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若
然蓼蕭桑扈釣其辭也何獨以彼為天子燕諸侯乎
何以知彼其非諸侯美天子也歟臆出之不能信于
人也亦不能自信矣朱子而自信異哉序之所謂萬
物失其性可謂入詩之頭矣天下之得其性而洋洋
自適者莫如魚焉莊周之書曰於羊棄意於蟻得知

於魚得計。寫真人之度。精妙入微。乃詩之興于魚。亦取其從容得性。此乃有感萬物失性故也。古義之雋。永如炙轍。過本篇論之悉矣。

○采菽

辨說云同上。

翼曰。子云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稱古者。陳古故也。說見于前。若集傳不躋諸正雅。不可躋之降之。威福自己。其說遂無所一成。是故惡夫廢古者。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辨說云。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翼曰。此序蓋用仲尼之語以敷衍之也。朱子何所援据。而為亂離之民。回想昔日之詩邪。張臆射古。其傷惡在。

○采芣

辨說云。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翼曰。古之詩義深而渾合。而朱子主於率詣直露。是

以方鑿員柄不能相容。爾至其非古而自是。鰲甚杜甫。你新昏別怨曠之情。沈痛哀切。清帝乾隆氏云。讀東山之詩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曲盡人情如此。此王者之。以人道使人也。暮婚晨別。民之不幸。非上之過邪。然而發乎情。止乎禮義。甫之立言。與風雅何異哉。予曰。子美憂世哀時者也。其作新婚別。不可獨以化離解之。况采綠之怨曠。何唯一婦人是為乎。

○黍苗

辨說云。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翼曰。若朱子之說。祈父刺祈父也。祈招美祈招也。未

始。其時王也。直哉。朱子不亦絞乎。

○隰桑

辨說云。此亦非刺詩。疑曠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翼曰。若朱子之說。何其編簡錯脫之甚。如是。必不獨美詩正雅之脫在。變雅又必有變雅之軼。變風變風之錯。正雅焉如是。必不獨編簡錯脫。又必句而舛駁。字而乖。卒有德。然非古之詩焉。疑曠日鑿。渾沌以死。嗚呼。為不賴也。夫古義之堙。人之無準。悲哉。

○白華

辨說云。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

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註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翼曰：幽后當作幽王也。稱周人別下國也。本篇論之悉矣。申后刺幽王者，古序無是例也。若衛莊姜傷已，許穆夫人自傷是已。古序之稱不苟，朱子苟而視之，不無岨崕。下國化之詩之言及焉，非衍也。要也。

○縣臺

辨說云：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

之意

翼曰：黃鳥雖小，止其所止，以比臣雖微賤，亦各有處也。然今有千里之行，而無一日之寧，曾鳥之不如。勞苦可勝乎？於是大臣之有恩意，能飲食之，教載之以慰我旅瘁，可不感戴愉悅焉乎？然而不言刺而不迫，古義章徹，意殊優永。我未見其失溫厚之意。集傳滯滯為鳥言以自比，果何謂哉？囚康成而鞠古序，古序豈康成之言乎？

○瓠葉

辨說曰：序說非是。

翼曰序悉矣。若集傳是亦正雅之逸簡乎。

○漸、之石

辨說云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翼曰白華非幽王之詩乎。芑之華何草不黃。周家將
亾之詩也。而是居其間。則所以為幽王亦章矣。況古
來相傳之言。豈容後人喁喁焉乎。

○芑之華

○何草不黃

古序翼卷五終

